



翻轉人鬼殊途

創作民俗洗腦神曲 - A_Root 同根生

從首張同名專輯《同根生 Rooty Mental》到《邊緣轉生術》，同根生樂團的第一張專輯揉合中西樂器、聲景、詩句，以音樂呈現同根生的故鄉——宜蘭的樣貌；第二張專輯瞬時華麗轉身，介紹起臺灣的祭典與民俗故事。這個過程，同根生樂團似是從滋養自身成長的故鄉退下正裝，將對社會與生活的觀察，以頑皮、幼稚、洗腦的方式，侵門踏戶嵌入他人腦中，使人一聽就上癮，而繽紛和歡樂是一層溫柔的糖衣，勾出聽眾對精怪故事的好奇，於是藏在臺灣各個角落的民間故事浮出檯面，也成功達到他們的目的——「為妖怪平反冤案」。



專訪 - A_Root 同根生 楊智博

採訪報導 / 張簡敏希 | 攝影 / 黎歐創意 | 照片提供 / A_Root 同根生

照片版權：台灣索尼音樂、攝影：Yang shih Chuan

楊智博

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，現為獨立樂團「A_Root 同根生」團長、笙相關藝文平臺總監，主修樂器為「笙」。以演奏家、跨界表演者的身分活躍舞臺，曾以音樂作品獲得多項獎項。樂團專輯作品《邊緣轉生術》關注臺灣逐漸式微的傳統樂曲及宗教信仰，並於 2023 年入圍多項金曲獎。



妖怪的存在本是立意良善

「如果妖怪的存在是幫助人類，提供大家一個警示的話，那祂其實是立意良善的啊！」在同根生樂團的團長楊智博眼裡，這個社會充滿了二元思維，他們要做的不僅是讓人重新看見帶有臺灣傳統特色的民間故事，更是要狠狠打破非善即惡的意識，「很多時候白都需要黑來襯托，但妖怪生前有不平等的待遇就已經夠慘了，祂為什麼死後還要再被妖魔化一次？」

《邊緣轉生術》重新轉譯了 7 個鬼怪故事，如虎姑婆其實是寂寞的大齡女子、七爺與八爺浪漫的 BL 愛戀、成為渣男剋星的林投姐姐等，剝掉原先暗黑、令人懼怕的包裝，故事的本質源自人性與社會的真實面，面對生活所見的不舒服，同根生樂團沒有選擇義憤填膺的吶喊，更沒有慷慨激昂的評論，而是站在同理心的角度，以中立的角色平直地訴說故事，

藉由音樂向社會當面說真話，可又能得到大眾的共鳴與喜愛，真誠且好好地溝通是同根生樂團的溫柔與魅力所在，一如楊智博所說：「這張專輯在反應我對現在社會的觀察，但我自己也在學習，我期望能在面對這些不舒服的行為的同時，可以先了解對方的動機是什麼？我們說在替妖怪平反，但你要先同理祂的感受。」

以新一代視角尋找屬於臺灣的聲音

同根生樂團 2015 年成軍以來，不斷尋找屬於臺灣的聲音，並於第二張專輯融合了客語、英語、閩南語、華語，甚至是梵語。

2022 年他們以〈黑皮夫人〉這首歌獲得「第一屆全球客家流行音樂大賽」創作組首獎。〈黑皮夫人〉講述嘉義東石鄉港口村「豬娘娘」的故事，豬娘娘生前是一隻母豬，連幾日跑出圍籬至鄰近農田偷吃地瓜葉，農田主人發現後，將牠一鋤頭打死，連帶母豬體內的 12 隻小豬皆一命嗚呼，一屍 13 命，閻王知道後，特許母豬返回人間復仇，母豬以讓農民收成不佳為報復，最後由當地的媽祖出面相勸，請村民建豬娘娘廟並冊封其為「黑皮夫人」。

楊智博從故事中拉出「吃素、環保、救地球」的視角，與劇作家陳弘洋合作，以海陸腔客語創作歌詞，對於選擇用客語詮釋這首歌的原因，楊智博說這只是一個直覺式的選擇。雖然楊智博的父親是美濃的客家人，但他自小在宜蘭長大，環境造就對母語的陌生，而樂團主唱游怡婷不是客家人，因此練唱全要仰賴陳弘洋字字句句細膩地糾正咬字與發音，來回練習無數次。

「我爸講四縣腔，我對四縣腔的語感有大概的印象，可是海陸腔就是另一個世界，它甚至有一些微卷舌的音，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容易掌握的語言。」楊智博笑著說道，但這並不是同根生第一次將客語融入歌曲中。

以客家山歌小調作為基底，結合唸歌的形式，楊智博寫出〈山鬼阿妹〉，主軸是轉念，講出紅衣小女孩覺得人比鬼還可怕的心聲。覺得客語困難，可楊智博還是想創作客語歌曲，僅是因為「有意識到這是我們自己的文化的一部分，所以想要多一點了解。」

當問到覺得最能代表客家的聲音時，他猶豫再三，最後小心翼翼地說：「客家的聲音這件事情很廣泛，當你知道的越多，就更難選出一個代表性的東西，我們還在吸收也還在學習，但我們會盡可能從這些文化理念中，找出覺得有特色的地方，然後用我們的方式表達這些想法。」



01

A_Root 同根生樂團的最新專輯《邊緣轉生術》，讓傳統樂器、民間傳說「轉生」，透過歌曲與造型，展現妖怪幽默逗趣的一面。



照片版權：台灣索尼音樂、攝影：Yang shih Chuan

02

在 2023 臺北客莊音樂會《如果，我可以。》中，A_Root 同根生樂團帶來全新客語創作曲〈Bounce Man〉。



2019 年，楊智博赴柬埔寨世界音樂工作坊，與來自 30 多個國家的音樂人交流，讓他意識到「歌謠其實是最大的一個乘載集體意識的媒介」，臺灣原住民的歌舞、傳統歌仔戲、車鼓陣皆與其他國家一樣是將歌舞樂整合在一起，只是臺灣人較少以這樣的形式接觸自身文化，且音樂教育多是教吹直笛，並將音樂課與表演藝術課分開上，他因而開始思考擴展大眾接觸文化媒介的方式。

「每一個母語的創作，不管是原住民族語、臺語、客語，其實都是一樣的問題。大家明明想要更全面的了解跟學習這個文化，可是被貼上母語這個標籤後，就好像身分被區別開了。」

這讓楊智博決定從向下扎根做起，2024 年同根生樂團將延續妖怪的主題做兒童繪本，並搭配繪本走入校園巡演、說書，利用學校的音樂教室裡僅有的樂器，進行不插电演出，「有點像日本的紙芝居」楊智博比喻，他希望在這個充滿虛擬感官誘惑的時代，藉由故事、音樂、鄉土，帶給新世代的孩子們不一樣的養分。

03

不滿足於單純的演唱，A_Root 同根生樂團編出俏皮的舞蹈，帶動全場熱鬧氣氛。

如果，
我可以。



跨界的目的是去除界線

樂團轉型的過程，楊智博直言他們完全沒有包袱，唯一顧慮的是因受眾的轉變，歌曲娛樂性的創造與拿捏，一如〈山鬼阿妹〉的 Hook 中不斷重複「山鬼阿妹啊！細妹恁靚！」是因為「細妹恁靚」是臺灣人最熟悉的客語，當年前輩羅時豐並無強調「客家」二字，就能讓大眾自然地接受與接收，又如抖音洗腦神曲—越南的〈叮叮噹噹〉，完全不受語言的影響與隔閡，因此楊智博認為「偏向娛樂導向，讓大家接收到有趣的旋律，才能有效地擴張。」然而「傳統在推廣母語的時候，可能都會把文化的重擔放得太重，而忽略了它的娛樂性。」

進入客家音樂圈後，同根生樂團認識了很多客籍的音樂人，如林沛蕎與邱舒，講到這，楊智博激動地喊道：「我是沛蕎粉！」他特別佩服林沛蕎能將客語唱得超級性感，而邱舒打破過往清新的形象，在舞臺的狂放展現了十足的魅力。

過程中他也發現客家流行音樂的作品量很龐大，可惜若沒有親自踏進來，就難以認識這些人事物，讓人感覺有道門檻在眼前，但也因此而更認真地思考降低這道門檻的方式，藉由認知搔癢 (cognitive itch)，他希望能創造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歌曲並被傳唱下去。

許多人提到同根生樂團會用「跨界」形容他們，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跨域表演藝術研究所畢業的楊智博，談起這件事時說：「其實跨界的目的是希望去除那個界限，希望大家更能夠更兼容並蓄的包容在一起。」

帶著音樂出走是為了回家

《邊緣轉生術》由資深音樂人柯智豪操刀製作，在獲得第 34 屆金曲獎—最佳專輯製作人獎時，柯智豪在社群平臺感謝同根生樂團，並寫到：「你們的才華超乎想像，從臺灣的根出發，向大眾證明邊緣之外還有更繽紛的音樂世界與未來。」